

斜目而视的洞察力

当我们正视一个人的时候会看到什么?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经过理性整理而过分掩饰的人,我们可能称他为伪君子。事实上即我们自己也往往难以正视自己的欲望。也正因此,齐泽克坚持认为,欲望的客体无法直视,而即使拉康的理论,也需要我们“斜目而视”。齐泽克的角度和方法是否值得我们信赖?

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伊格乐顿(Terry Eagleton)说,“齐泽克是欧洲后现代哲学家中的佼佼者,是欧洲近几十年来脱颖而出的、聪明得一塌糊涂的、精解说精神分析和文化理论的解说者。”

齐泽克一方面透过通俗作品解析拉康的理论,揭示“无意识的逻辑”,勾勒“欲望的原理”;另一方面借

思想

令人担忧的国家视角

现代国家对于自己在管理和改造社会以及改造世界方面,充满了危险的自信甚至自负。这一点已经为诸多学者所关注,而在此类学术论著中,《国家的视角》无疑是重要的一部。

○杨池原(书评人)

詹姆斯·C.斯科特和我们都很清楚,在现有历史阶段和实际状况下,国家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但国家塑造的某种神话,却应当引起每个大众的警惕。

现代国家权力比过去时代更加希望“社会清晰化和简单化”,现代国家可以动员力量移除高山、填海造田,可以动用“植物工程”来把农业生态改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所有的西红柿必须植株同等高度,所有的果实必须同等大小,成熟期必须一致——符合制定者所设想的标准。

那么,作为国家管理对象的社会与民众呢?毫无疑问,国家权力同样希望他们简单清晰、标准化,最好稳定地居住而非大规模流动,这样才能更好地“治理”。然而这种设想的对立面,正是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复杂多样的传统和地方性差异。

这些从国家视角所设计的政治或社会工程带来了什么后果呢?

詹姆斯·C.斯科特潜心研究了这些失败的的国家工程——德国的林业科学化运动、前苏联的集体农庄、坦桑尼亚的贾乌玛运动和巴西利亚城市规划等,这些人所共知的国家工程,无一例外地都带来了显而易见的灾难。

全球化正在使得这一问题更加复杂。“今天,全球化是推动同质化最强有力的力量,而国家有时反而成了地方差异和多样性的保护者”。

从国家视角出发所设计的工程,自然带有国家管理者的利我原则,它不可避免地使工程设计透露出便于管理和控制的倾向,“社会清晰化和简单化为大规模社会工程提供了可行性,而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为其提供了欲望,独裁的国家主义则具有实现这一愿望的决策权和行动能力,软弱的公民社会所导致的等级社会是这些社会工程实施的基础”。

现代国家通常是这样的——它在行为选择上表现出赤裸裸的功利主义。斯科特拿德国的“科学林业运动”作为例子

詹姆斯·C.斯科特

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教授,农业研究项目主任,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以及耶鲁大学国际和地区研究中心东南亚研究会成员。

《国家的视角》[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 王晓毅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版/59.00元

来说明这一点。

在国家实用主义的视角下,“树的多种多样的用途都被单一木材和燃料的体积所代表的抽象的树取代。如果关于森林的概念仍然是实用主义,那么也就只是直接满足国家需要的实用主义”。自然意义上的森林的价值被抹杀了,“打猎、采集、放牧、打鱼、烧炭、挖设陷阱捕兽、采集食物和贵重矿物,以及森林在巫术、崇拜、避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往往都被忽视了”。

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土地原有的生态完全遭到破坏,这还不包括单一物种的脆弱性带来的生态风险。斯科特忧心忡忡地指出:“将一个尚未被理解的复杂关系体和过程割裂开来,从而试图得到单一工具价值的做法是非常危险的——任何干扰关键商品有效生产的因素都要被清除,任何看起来与关键产品的生产没有关系的事物都被忽略。”

“这些项目是如此的巨大、如此忽视生态和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甚至当其致命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以后,仍然要不顾一切地继续推行?”

斯科特认为,国家权力的自信甚至自负,是造成这种灾难和潜在危险的根



本原因。

在现代社会,精英阶层已对国家权力全面掌控,这一点在极权现代主义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极端现代主义者包括工程师、技师、高层管理人员、建筑师、科学家等,也包括政治家。这些人怀着对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强烈信念,“其中心是对持续的线性进步、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生产的扩大、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不断满足人类需要以及对控制自然的超强信心”。他们一般都会认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可加改进的。

通常情况下,经过少数权力精英理性与科学设计的“国家工程”一旦实施,可怜的穷人往往成为这些社会改造的首选对象,至于他们的实际意愿和个人境遇,便被轻易地忽略了——“在城市中心保持严格的视觉美学的努力却最终使城市的非法居民点和贫民窟迅速扩大,因为那些在文明的、经过规划的中心区工作的精英们需要有人为他们清扫垃圾、煮饭和照看孩子”。

如何抑制这一令人悲观的事实?斯科特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米提斯”这一概念首先被作者强调,“米提斯”包括了本土技术知识、民间智慧、实践技能,技术知识等各种知识有机结合,根据实际践情况而不是实验书本知识来改造人类生活。为了将风险和可能的灾难降到最小,斯科特建议,“国家工程”应该考虑步子尽量要迈得小一些,并且多方面考虑修补计划。

之命是从。科学家已经和政府、大公司之间结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已经没有纯粹的科学。所以,大部分科学家的责任感已经可以用金钱来衡量了。

相比之下,詹姆斯·汉森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一种科学的精神流露在他的著作之中。这种久已丧失或者需要重新树立的、却弥足珍贵的“科学精神”,并不是科学推理的严谨性或其结论的真理性;而是一种作为科学家所应该具备的责任感、使命感,一种发自内心的为全人类的命运着想的宏大叙事精神。

当布鲁诺被绑在十字架上被熊熊烈火焚烧的时候,哽在他喉咙里的是“太阳是宇宙中心”的真理;当伽利略被带上宗教法庭的时候,支撑他的是月亮上有环形山、地球在转动的真相。他们的科学精神让世人敬仰。

然而,科学家正是在这种崇高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科学精神中一次又一次鼓舞,西方科学作为一种“一种宇宙的认识”,也无限地自我膨胀,以至促生了资本主义的“大机器”,也促成了人类向地球无限掠夺的贪欲。

所以,现代社会,所谓的科学技术的时代,又何尝不是科学技术的恶果、科学家绥靖资本家的恶果?

詹姆斯·汉森在《环境风暴》中,提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生活方式正在显著地改变我们地球的生态,可怕的危险正在慢慢逼近我们的星球,现在只剩下最后的机会。”

尽管他的科学依据,也就是温室效应导致全球变暖,还有待于科学证据的进一步验证。即使他的科学结论,最终被证实是错误的,那也不妨碍其作为真正科学家的身份。因为他们的出发点,纯粹是为了警告人类——请停下来反思一下自我!也因此可以肯定,人类共同赖以生存的地球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不论是气候变化、地震、火山、海啸,还是环境污染、物种灭绝、金融风暴,正在一波又一波地肆虐。如果地球得了绝症,那么人类才是癌细胞的制造者。

然而,詹姆斯·汉森所谓的人类的的生活方式,到底该如何改变呢?

助拉康理论解读通俗作品,这些作品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旨在精神分析和揭示欲望的小说或电影,比如希区柯克、安东尼奥尼、大卫·林奇、赛乔尔·莱昂、弗里茨·朗、雷利·史考特,或者阿加莎·克里斯蒂、斯蒂芬·金、帕特里西娅·海史密斯等通俗作家的小说,这些以娱乐为出发的并不严肃的文艺作品,给人类的欲望真相留下了一席之地。

时至今日,齐泽克对自己的“斜视理论”依然自信无疑,这种自信导致齐泽克对所谓民主的合法性与拉康的“伦理行为自治性”也产生了严重怀疑。

《斜目而视》[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 著/季广茂 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45.00元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浦安迪自选集

浦安迪 著 刘倩 等译
ISBN 978-7-108-03580-6
2011.02出版 定价: 43.00

作者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荣休教授、以色列希伯莱大学东亚系教授。本书收录其有关中国早期思想与经典、明清小说、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等的研究文章24篇,展现了其一以贯之的中西比较的理论维度,和阔达的视野,比较全面地反映他多面的研究领域和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通全的理解。



看诗不分明(精装)

潘向黎 著
ISBN 978-7-108-03611-7
2011.02出版 定价: 27.00

作者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开专栏“看诗不分明”。“不分明”取自《子夜歌四十二首》里“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字里行间弥漫着江南的烟水气。我们跟着作者看诗,也不必“分明”,随便翻开一页读下去,品味那一串串的诗歌,玩味其中的情境、奥妙。品味一下《矛钗》,诵两句《书锋》,重温《渡易水歌》,再咀嚼《渔父歌》,就会对一个“忍”字,有了新的体会;讲述“落霞与孤鹜齐飞”、“残菊飘零满地金”、“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公案,初读颇有些煞风景,再读则就发现,看诗看得“太分明”无异于“因热爱学问而误食苦果”……作者在诗和历史典籍的长河中,随意掬一捧水,便如饮甘醴。



茶可道(精装)

潘向黎 著
ISBN 978-7-108-03614-8
2011.02出版 定价: 29.00

喝茶,很多人都喜欢。茶之道,却不是人人尽知。作者讲茶道,不讲茶,先讲水;龙井、碧螺春、香片、铁观音等名茶尽出东南,然茶却诞生在西南之云南,茶业、茶文化的摇篮却是巴蜀之地;茶之“芳名”,或因形得名,如珍眉、瓜片,或因地得名,如龙井,均名如其茶,可谓二美具,但“龙井43”就让人想到了满足试管的实验室。读者还可以跟着作者去品尝碧螺春、老君眉、铁观音、白毫,去看见识茶礼、茶规、茶宴、茶会,去欣赏名目繁多的茶具。当一杯香在手时,读茶诗,读茶人茶事……看作者道有关茶的各种道儿,真好像是被茶醉得飘飘欲仙,那你就真的得道了。



爱情定则

张竞生 鲁迅 等著

ISBN 978-7-108-03569-1
2011.02出版 定价: 22.00

1923年1月16日,孙伏园主持的《晨报》副刊登出北大教授谭鹤熙续娶陈璧君之妹陈淑君事件——陈淑君原来的男友沈厚培致函《晨报》,备述陈情变经过,并诿过谭鹤熙。跟着,《晨报》又刊登了陈淑君驳斥沈的文章。消息一出,各种批评铺天盖地。张竞生看不过,于4月29日在《晨报》副刊发文《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提出了“爱情四定则”,即“爱情是有条件的”、“爱情是可比较的”、“爱情是可变迁的”、“夫妻为朋友的一种”,为陈辩护。一经刊出,舆论大哗,引发了一场关于爱情的大讨论,也是中国第一次公开的讨论这个问题。



1000极致旅行体验

Lonely Planet编
ISBN 978-7-108-03624-7
2011.01出版 定价: 88.00

想知道哪里有奇妙的热带乐园吗?想看看世界上最壮丽的自然奇观吗?想体验一把让你终生难忘的自驾游吗?《1000极致旅行体验》收集了1000个肯定会让你灵感绽放、兴趣盎然的旅行想法、旅行地点和绝佳活动,这包括:最适合观赏非洲野生动物的路线,澳大利亚最酷的户外路线,北美洲最经典的户外路线,亚洲最刺激的五大探险路线,新西兰最美丽的休闲度假,欧洲旅行的五条超级路线,最好的海岛度假天堂,体验欧洲的水上路线,最好玩的节庆活动,五大不容错过的美食体验……



北欧

Lonely Planet编
ISBN 978-7-108-03593-6
2012.12出版 定价: 65.00

北欧,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冰岛。有北极熊在那里漫步,有挪威和瑞典的雄伟高山,也有丹麦麦雅的田园牧歌,有冰岛由火山和冰河造就的奇景,也有繁华的哥本哈根和历史悠久的赫尔辛基这样的国际都市……您可以从奥斯陆到卑尔根之间乘火车旅行,将看到世界上最壮丽的风景,可以在赫尔辛基和斯德哥尔摩或塔林之间乘船巡游。如果您想玩遍北欧的话,您需要乘坐的交通工具至少要“80天环地球”的福格先生还要多——从现代化的飞机、汽车、豪华火车、雪上汽车,到自行车、狗拉雪橇、降落伞和皮艇。当然,本书不只是为您介绍当地美景、美食,更重要的是为您安排一个令您满意的旅行,且事无巨细。



编辑书市

《冷浪漫》科学松鼠会 编著/中国书店出版社2011年3月版/28.00元

《冷浪漫》是一帮文艺理工男女的兴趣产物。这些科学松鼠会的成员们对于那些潜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基因中的“科学”充满了广泛的兴趣,比如色、爱、和、美、宅、酒说、新生、艺术等。

科学

消亡在视野中的植物

大自然能满足我们的需求,但不能满足我们的贪欲。无限放纵的对自然的掠夺和杀戮,实际上就是集体自杀。我们的子孙看到的地球,只能是一片荒漠。

○舟 檀(书评人)

在效率至上的今天,人们都在匆匆忙忙地赶路,谁能有兴致和时间停下来,用心慢慢地欣赏身边的风景呢?尤其当大地冰封,万物复苏的时候,春草正待抽芽,百花也在胎中酝酿。

可惜的是,我们忽视了鞋子边的小花小草,却忙着去网上搜寻各种被PS过的五颜六色的“视觉快餐”——里面有衣不蔽体的人们,也有绚烂缤纷的风景;它们或由视频构成,或由图片构成,反正你总是看得垂涎,却不能捕捉得到。我们的感受被现代技术一次又一次地格式化,然后又被一次又一次地充入虚幻的不实的信息垃圾。

处在一个信息和知识爆炸的年代,人们却前所未有地无知和无畏。我们对于地球上的植物和它们的名字,十之八九都是陌生的。因为古老的博物学,在现代社会已经成为了传说。

回过头去细数古时的博物学家,无一位不是划时代的人物。中国李时珍、沈括与曹雪芹;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布丰、林奈、达尔文、歌德、卢梭……

18世纪的卢梭,可谓启蒙运动的巨擘,被后人冠以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然而在《忏悔录》中,他却承认自己更钟情于植物学,并极有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植物学家,因为“世界上没有哪项研究比植物学研究更适合我天然的品性”。

他的天然品性是那个时代启蒙的淳朴人性的自然流露,而这种流露又毫无保留地抒发在了他的著述《植物学通信》。

所谓的“通信”,名义上是一位暮年的慈蔼老人对一个五岁小女孩讲自然界的花花草草的故事,而实际上又何尝不是一位饱览万物而又返璞归真的自然之子,和神秘而博大的自然母亲的深情对话呢?

《植物学通信》的译者是博物学博士熊姣,而她的导师,则是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教授刘华杰。刘华杰在博物学方面有深入的研究,曾经出版过《玫瑰之吻——花的博物学》,并在近些年极力提倡博物学的复兴。

品读《植物学通信》中的一段故事,正如走一段悠长的小径,像《漫游爱丽丝》曾涉足的仙境,当然,也像浏览刘华杰教授博客上的一幅幅花草美图……

植物需要去欣赏,也需要去保护,而植物、动物与自然界一起,共同构成了人类生存的环境。以研究大猩猩而闻名世界的英国生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家和著名动物保育人士珍·古道尔,以其著作《希望——拯救濒危动植物的故事》,又一次敲响了环保的警钟。

天赋生命存在的权利,地球上的每一个存在都有其缘由,每一个事物也都有其生灭的律则。不论是古代的西方、还是古代的东方,人们都以敬畏天地万物而衍息——老年卢梭心目中的自然,是一个和人融为一体的美丽画卷;而在西方甚至把地球比作有灵的盖亚之母。

然而从培根开始,西方科学却以拷问自然、剥夺自然为能事。故而,土地被开垦做厂房、煤炭从地洞里掘出、森林被滥自砍伐、动物被剥皮吃肉……人类万物灵长的至尊无限膨胀,向自然进军的口号随着机器的呼啸声声不断。

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看到了肆无忌惮地剥夺自然所带来的恶果——环境恶化、气候异常、物种毁灭、动物机体死亡……珍·古道尔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又一个让人痛心疾首的拯救故事。

中国古代有名为“鸱鸢忘机”传说,当渔夫无心伤害鸥鸟的时候,他们在一起欢喜游玩,但是当渔夫受到家人的指使,怀有异心时,鸥鸟也早早地感受到了,不再与之作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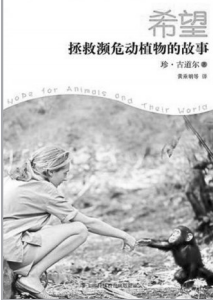
同时,珍·古道尔和法国丛林小孩蒂皮·德格雷与动物们和平的相处的故事,又一次证明了心怀慈悲与爱的人,动物也会以友爱相酬,哪怕是最为凶残暴虐的禽兽也奉献出温情。而相反,杀戮和掠夺,只能换来灾难和疾病。当年非典让全世界恐慌,原因就来自于食用果子狸。

甘地说,大自然能满足我们的需求,但不能满足我们的贪欲。如果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我们现代人在使用着子孙们的资源,砍伐着子孙们的森林,破坏着子孙们的环境,杀戮着子孙们的自然界的朋友。

当我们的子孙看到地球变成一片荒漠的时候,也意味着,在匆忙中赶路而忘记品读、保护、珍惜当下的一切现代人,是在集体自杀。

《植物学通信》[法]让-雅克·卢梭著 熊姣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 39.00元

《希望——拯救濒危动植物的故事》珍·古道尔 塞恩·梅纳德 盖尔·赫德森 著 黄秉明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0年12版/42.00元



环境风暴,最后的预警

当经济利益主宰着国家决策者的决策时,事关全人类命运的“气候变化”议题,成为多国政府之间的一场政治游戏。詹姆斯·汉森“我们只剩下最后的机会”的呼喊,能多大程度上触动人们的神经?

○姚山仁(书评人)

2009年12月,当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变化会议宣布终结的时候,“地球村”里几十亿“普通的居民”曾经翘首仰望的“拯救地球大纲”终于落空。

政府代表团之间、“被雇用”和自由的科学家之间、政府代表团与科学家之间以及环保人士与各国利益代表团之间,并没有达成共识,一场全人类的“代表大会”以失败告终。地球这个美丽的“水球”,是不是将最终化为一滴人类完成自我毁灭之后悲伤的咸泪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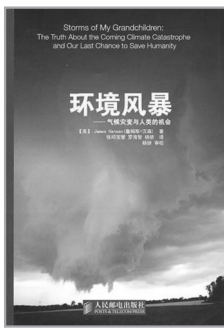
2010年,人类经历了多年来气候最为异常的一年——暴冷、暴热、暴雨、暴雪……在应接不暇的气候风云中,哥本哈根会议的议题“全球气候变暖”似乎从人们的危机意识中逐渐淡去。甚至面对“2012前的演习”,有些人还觉得灾难来得不够痛快。

对于没有危及自身的灾难,人们的印象仅仅停留在网络上、报纸上、电视上的一幅幅画面。而频繁的灾难报道和忙碌的生活节奏,又难免让人们昏聩。过惯安逸而紧张的日子的人们,既害怕灾难,又盼着灾难……

公众可以沉睡,但是科学家却不能沉睡。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后不久,美国著名气候科学家詹姆斯·汉森出版了其新著《环境风暴——气候灾难与人类的机会》,这本书所揭示的内幕,无疑又一次触动了人类未来命运的悲伤的神经。

在全球气候变化这个大问题之下,全球化时代的“国别”、“科学共同体之争”、“公众与政府以及科学家之间的鸿沟”纷纷呈现。

“小国寡民”只是个传说,大国和跨国公司才是现实。当今社会,尤其欧洲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得受大财团、大



《环境风暴》(美)汉森著 邱宝慧 罗海智 杨妍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年2月版/38.00元

公司的左右,而资本家的本来面目则是利润。因此,经济利益主宰着国家决策者的决策,气候变化的议题在各国政府之间,变成了一场政治游戏。

在科学哲学家看来,科学家内部分成各种派别,他们各自有其核心的“科学纲领”,坚持自己的观点,在这点上和政治团体没有什么两样。比如牛顿和爱因斯坦,就属于两个科学团体,只不过他们不是生在一个时代而已;又比如,对于温室效应是否必然造成全球变暖,在科学界并没有统一的意见。

詹姆斯·汉森属于支持“温室效应必然造成全球变暖”结论的科学家;而另外一派科学家,则坚持认为“温室效应不一定造成全球变暖”,因为他们有很多证据表明,全球气候并没有变暖,反倒是变冷了……

科学本来要以真理为根本的目标,而真理则应该只有一个。然而,对于类似气候问题这样的复杂性科学,当前的科学水平还远远不能企及。科学家必须在实验室里,利用计算机模拟气候的状况,然后建立模型,再利用模型进行预测。可是,气候的复杂远远超出了电脑的计算水平。因此,科学模型很细微的不同,可能就会造成完全相反的预测结果。

再加上,现代的科学家,也并非“崇高的雅典学派”的学者们那样崇高,唯真理